

民间文学参考资料

第一辑

07·7

3

1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编

一九八〇年三月

前 言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工作正在蓬勃发展，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我们为了给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情况、动态或专题资料，根据当前力所能及的条件，编印《民间文学参考资料》。

为了编得及时与适用，拟采取多种编法，可以按内容出专辑，也可以几种内容分类编辑；入选资料，视情况可收全文，也可摘录。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力求便于研究者参考，达到实用目的。

希望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专家同志们多提意见，并提供资料或资料线索，协助我们把《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编好。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一、民间故事、传说记录参考材料

关于故事记录的忠实性问题·····	钟敬文	1
大黑狼的故事·····	谷万川记录	9
大老虎·····	老向记录	18
狗耕田·····	顾昌遂记录	25
老艄胡·····	孙剑冰整理	28
老雕借粮·····	刘士圣采录	32
二郎捉太阳的故事·····	震理整理	34
孟姜女的故事·····	张紫晨整理	36
繁塔为什么半截·····	钟鸣等整理	44
鱼 桥·····	张振犁等整理	48
毛主席懂得老百姓的苦楚·····	张离改写	51

二、“改旧编新”问题的讨论

民间文学工作者在群众的“改旧编新”

面前·····	张 弘	54
“改旧编新”论质疑·····	木 宗	70
谈谈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	冰 凌	80

我对“改旧编新”的看法	李景江	89
也谈民间文学工作的任务	王关山	97
不能否定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	柯 杨	106
提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张 弘	112

三、一九五八年新民歌的评价问题

一九五八年民歌创作中的 反现实主义倾向	新 民 耘 青	119
------------------------------	---------	-----

四、向民歌学习问题

“向民歌学习”过时了吗?	曼 晴	132
雷抒雁 《让诗歌也来点“引进”——给一位 同志的信》一文摘录		139
朱 晶 《(诗火如火映长白)——读吉林三十 年部分诗歌》一文摘录		140
公 刘 《诗与诚实》一文摘录		141

五、禁歌问题

歌圩小议	建 文	143
------------	-----	-----

六、七八、七九两年民间文学出版书目

.....		149
-------	--	-----

一、民间故事、传说记录

参 考 材 料

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 钟敬文

——写在《民间故事、传说记录参考材料》的前面

采访、记录民间故事、传说，是民间文学工作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它还是需要极严肃对待的事情。

全国解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间，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在进行中尽管遇到这样那样的制约或干扰，总的说来，是有成绩的。首先，我们在搜集上，特别注意到以前比较忽略的民间散文作品（如关于封建时期及近代的阶级斗争、革命军队、革命领袖等的传说故事）。其次，我们编纂和出版了那么多的作品集子，其中有的还是各民族人民的艺术瑰宝（如长篇史诗及重要的原始神话）。它被译成外国文，流传世界。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耀眼的成就。

但是，不容否认，我们的民间文学工作，是存在着问题的，特别在民间故事、传说的记录、“整理”方面。

大家记得，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不少同志发表了意见，似乎也得出了一些

结论，但是，意见并没有因此统一。长期以来，在工作实践中仍然呈现着分歧的状态。

这个问题的焦点，在于记录或整理民间故事、传说，是否应该忠实于原来人民群众的口头讲述，或忠实到什么程度。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在记录、整理上怎样做才比较合于理想。许多同志的意见及其实行的分歧，大都是绕着这个中心点产生和存在的。

要比较彻底解决这个学术问题。必须分析今天民间故事、传说，在我们社会里的作用，由于作用的不同，那么，有关的工作者，在对待它的态度和实际活动等，就必然要呈现差异（有些工作者，由于缺乏应有的认识，也会产生这种差异）。

民间故事、传说，到底有那些不同的作用呢？首先，它是民间文艺学者、一般文学研究者、文学史家、民族学者、民俗学者、文化史学者以及语言学者等的研究资料（全面的或部分的）。他们要从它上面发现各种人们所希望知道的规律。其次，它是提供编纂广大群众，特别是亿万青少年学习的文学读本的重要资源。再次，它是我们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家创作上取材的武器库。……

由于种种作用的不同，必然使各方面的工作者，对民间故事、传说，产生不同的要求和处理态度。如果你是一位民间文艺学者或语言学者，你就要求那有关的记录是绝对忠实的、完全客观可靠的。如果你是一位民众或青少年文学读本的编纂者或供给者，你就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去选择甚至于下笔去润色或改写那些原始材料。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你对那些故事，传说的看法和处理，又跟上面所说那两种同

志的大不同了。

我们根据对民间故事、传说要求的不同，认为至少在记录、整理问题上，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和作法，那就是：

忠实记录、适当整理或改写和比较自由的再创作。

先谈忠实记录。

民间文艺学者、语言学者等，是人文科学家，他的任务，在根据客观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以求得出那种人文（民众的口头散文作品）的原理或规律。如果采录者所提供的资料，不是人民作品的原来面目，而是经过他个人润色或改作过的，那么，它怎么能作为客观的科学资料呢？如果研究家们信用了它，又怎么能得出真正的科学规律呢？要知道，即使记录上十分忠实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还恐怕不能得出真实的规律，何况这种研究是筑在沙上的呢？

有的同志说，民间文学，本身是在不断被改变着的。记录者或整理者也是群众的一员，因此，不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去加以改变。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群众的改变民间故事和歌谣，是集体或集体的成员的活动。即使是个别的成员的活动，也大都忠实地表现着他们所属一定集体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等，而且它往往是不自觉的。不象旧知识分子那样怀着明确的目的去增删它。如果一般的记录者，都有权凭自己意志、才能去自由地改变民间文学的作品，那么，它作为“历史文献”的真价值就一定要丧失了。我们要知道，民间故事、传说，是广大劳动人民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它不但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才能，也表现了他们的体验、思考、想象和愿望。在这里，它蕴藏着丰富的、真实的民众的生活和历史资料，蕴藏着无价的民众心理学。这种科

学资料，不但在人文科学上有广泛使用的价值，它的重要性也是不能让别的代替的。它是真正的人民文化财富宝库！我们千万不能忽视这点！

近年来，东西学者，对我们在记录民间故事、传说等方面的作法，已经有所议论。他们认为我们的某些记录是不大忠实的。自然，他们跟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同。但是，对民间文学记录资料客观性的要求，却不能因观点的不同而改变。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科学资料的客观性，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者更是要求科学资料的客观性。

总之，作为多种人文科学研究材料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记录，必须是按照民众的口头讲述忠实地录下来，并且不加任何改变的提供出去。即使原讲述中有形式残缺或含有显然错误的內容等，也不要随便加以删除或改动。最好把对它判断和去取的权留给它的各种研究者。

上述这种资料，在性质上虽然十分宝贵，但是，一般作为普通书物印行，是不大适宜的。为了保存和传播它，可以作为研究资料，有限制地给以出版和供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为了重视这种资料，正在积极筹划出版这方面的科学资料本，以别于提供给大众阅读的文学读本。它主要只供应各专门学者及研究机构。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又不致产生某种副作用。

其次谈适当整理或改写。

民间故事、传说，广泛地说，一般民间文学作品，它是一种语言艺术，特殊的语言艺术。由于它的种种特点，它是多种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象上面所说，它的这方面作用是

决不容许忽视的。但是，同样不容许忽视的，是它在教育上的意义和作用（就是把它编成读本去供给广大群众和青少年阅览）。民间文学，从它本身产生和流传的历史看，它向来就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幼少者的精神食粮。它是他们最广泛、最亲切的教师。他们的生产、生活、思想、道德等，那一方面能脱离他们的指导、训诲和培育呢？如果我们要编一部民众教育文化史，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传说等）正是它的一部分极重要的内容。这种优异的文化传统，在我们新的社会里依然在继续着。

从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作品里，采取它的一部分，編集起来，还给人民，使他们在这种人民艺术的涵养中，得到新的启示，教诲，因而加强自己精神的活力。这是我们的一种重要任务。建国以来，我们也是一直在这样做的，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后，我们更要努力地继续下去。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虽然不断在产生新作品，但是更多的却是历史的作品。要从千百年来民间产生和流传的大量的文学作品里，取出为今天广大人民和青少年的文化食粮。首先，必须进行慎重的选择。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的精神产物，它无疑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可贵的品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那种作品，并不能（也没有必要）全部或绝大部分重新提供给今天的广大读者。我们只要在大量的过去和现代的作品里，选出那些在内容和艺术都比较优秀的作品，加以推广、传播，使成为他们新教养的一部分，就得了。

在这种大众教养读物的编纂上，自然要对于那些作品给以必要的合理安排，就是按时间或内容把它分类，对于作品里的一些方言土语，或需要指出历史背景的地方，就得给以

注释、说明。（自然，上面所说的资料本，也应有这种分类和注释等）。有些作品，语句有残缺或个别语词太不合适的，也可以慎重地给以补足或改订。所谓“整理”，我想，到这样的程度，已经差不多了。

自然，这种读物，特别是给青少年看的，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那么，对所采取的作品，除上面所说“整理”的作法外，也可以更做适当的改写工作。就是对某些原始资料，（有的可以参考同型故事的记录），在表现上给以一定的改变，或丰富其情节，加强其主题，象阿·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序》上所自白：“某些地方我不得不增添，某些地方我不得不改变，有些地方我不得不补足。”但是，如果这样做，必须牢牢记住一点，就是要笃实根据和保持“民间的风格”。我们试看阿·托尔斯泰那本为青少年编写的作品（即使是经过翻译的），是怎样忠实于这种原则的。

这种作法，在供给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书物上，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它已经不能说是“记录”；甚至说是“整理”也好像有些“越境”。我想，它比较切合的称呼是“改写”。这是名实相符的。

最后，我们谈谈再创作。

对民间故事、传说的处理，除上述两种办法外，还有一种，就是再创作。再创作，是作家采取自己感觉兴味或认为有意义的民间故事、传说，作为创作的题材，写成新的作品。除了题材的来源外，它跟一般的文学作品（包括电影剧本等在内）没有多大分别。这样的作品，不但是我国文学史上所常见的，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常见的。在我们的新文坛里，就有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韦其麟的《百鸟衣》、

公刘、徐嘉瑞的《望夫云》等为大家知道的作品。这种处理方法，在作者无疑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容许掺入更多的个人因素——思想、想象、艺术特点等。但是，如果要成为典范的再创作作品，作者个人的自由，也不是浩渺无边的。它必须忠实于人民原作品的基本精神，根据它所由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否则，容易把历史现代化，或使古代的人物、事件，变成纯空想的东西。这种作品，即使有其它方面的优点或作用，但是，不能说是典范的再创作。

鲁迅在他的晚年，继续写成一部用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做题材的《故事新编》。我个人觉得编里最能够传达出古代民间传说精神的，是《铸剑》。它不但紧紧抓住了作为原故事里的精髓的复仇思想，而且能够运用自己卓越的思想、体验和艺术手腕，去丰富原故事所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血肉和气氛。这实在是一个很成功的民间传说题材的再创作！鲁迅曾经说自己《故事新编》里的作品有些“油滑”。这话，一方面表现出他的谦逊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正表现了他对再创作的正确理解和严格要求。因为《新编》里有些作品，尽管有一定的时代战斗作用，但是，从创作方法上说，并不象《铸剑》那样典范性的。

我们觉得，在记述民间故事、传说的工作上，上述几种处理的方法必须严格划分。自然，有时候，事实也许不容分别得那么清楚。但是，那到底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严格分开忠实记录、适当整理或改写、再创作这几种方法，对于我们的科研、教育和文艺创作各方面都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但是，我们眼前这方面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这是值得我们郑重考虑的。我们必须再度认真讨论这种问题，同时也可

以提供出一些样本，让大家去揣摩、研究。这样，对于推进今后我们的民间文学事业和有关科学研究等，将是很有益的一个步骤。

下面我们试提出十篇民间故事、传说的记录整理的“样本”、（篇末所标“整理”、“改写”等词，大都是原书刊上的用语，跟本文所说，并不完全一致）。它大都是从解放前和解放后所发表的记录里选录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些记录，大体上比较近于原来口头的讲述（自然，严格地说，各篇的忠实程度也并不完全一致）。

有些同志，曾经怀疑依照口述的故事记录，既简单，又枯燥，没有多少文学意味。果真是这样么？这必须凭实际的材料来作判断。我们认为，民间故事、传说在情节，叙述等方面，一般虽然比较简单，朴素，但是作为语言艺术，它有自己的香气和色泽。这是民间文学的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优点。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点，而使用我们现代所习惯的作家书面创作的散文艺术的标准去加以衡量、裁断，那么，结论自然是不会怎样切合实际的，也不会有多大价值的。

我们提供这些“样本”，目的在使热心探讨记录整理问题的同志在考虑上有所凭藉，或者使从事实际记录整理的同志，得到点参考的资料。这些材料，是短时期内，就手边的一些书刊的作品选出的。这些记录并不都是这方面登峰造极的篇章，也不是过去发表过的较好的记录，只有这一些。这是应该附带声明的。

最后，再添上一句：这些作品，是Z.Z.L.同志负责挑选的。我们感谢他的辛劳。

1980年3月17日 北京

大黑狼的故事

从前有个老婆儿。一天，提着一篮子蒸饼要上娘家去，半路上碰见了一只大黑狼。黑狼说：“老婆儿，老婆儿，你干吗去呀？”“瞧我娘去！”“你的篮子里盛的什么？”“盛的饽饽。”“我吃个！”你吃喽我还怎么瞧我娘去呀？”

“你不？——不，我吃喽你！”她就拿出一个来给了它。大黑狼吃完了，又说：“再吃个！”“你都吃喽，我还怎么瞧我娘去呀？”“你不？——不，我吃喽你！”

一忽儿，把一篮子饽饽吃了个空。吃完了饽饽，大黑狼又说：“把你的衣裳脱给我！”“脱喽衣裳还怎么瞧我娘去呀？”“你不？——不，我吃喽你！”老婆儿把衣裳脱下来。它穿好了，又说：“把鞋子脱下来！”“不穿鞋子怎么瞧我娘去呀？”“你不？——不，我吃喽你！”于是老婆儿便把鞋子也脱下来给他。狼又说：“把裹脚也倒下来！”老婆儿脱咧个精光。

大黑狼把她的衣裳、鞋子、裹脚穿将起来。又问她道：“你家里有几口人儿呀？”“四个姑娘！”老婆儿说。

“四个姑娘都是叫什么名字？”“大姑娘叫炊帚枯柴儿；二姑娘叫扫帚枯柴儿；三姑娘叫门插关儿；四姑娘叫门吊拉儿。”待她说完，大黑狼一嘴把她吞进肚里去了。

天黑了，大黑狼悄悄跑到老婆儿家里去叫门：

“炊帚枯柴儿，扫帚枯柴儿，给老娘开门来！”

“你不是我娘，你是高粱地里的大黑狼！”

“不信，摸摸老娘的裤子襟儿呀。”

大姑娘二姑娘摸了摸：果然是。但还是不相信。大黑狼又叫道：

“门插关儿，门吊拉儿：给老娘开门儿来！”

“你不是我娘！你是高粱地里的大黑狼！”

“不信，摸摸老娘的裤子襟儿呀。”

三姑娘四姑娘摸了摸，果然是。便涕呼妈呼着要开门；大姑娘二姑娘扭她们不过，就开开了。

“娘啊，娘啊！哪儿坐？”

“坛上坐。”——为的好露不出它那大尾巴来。

“娘啊，娘啊，点个灯吧？”

“闺女闺女别点灯！点了灯，死公公。”

“娘啊，娘啊，点个火吧？”

“闺女闺女别点火！点了火，死婆婆。”

要睡觉了，大黑狼说：

“胖儿挨着娘儿，瘦儿挨着墙！”

三姑娘四姑娘忙说：

“我胖，我胖。”

大姑娘二姑娘说：

“我瘦，我瘦。”

睡着睡着，大黑狼咯吱咯吱地开始吃小姑娘了。大姑娘说：

“老娘，老娘，吃什么哩？”

“你姥姥①怕我饿，给我买的茶食。”

“我吃个。”

“一个姑娘家，这么嘴馋了，怎么寻婆婆家呀？”

一忽儿，又呼噜呼噜喝血了。二姑娘说：

“老娘，老娘，喝什么哩？”

“你姥姥怕我渴，给我打的黄酒。”

“我喝点呀。”

“一个姑娘家，这么嘴馋了，怎么寻婆婆家呀？”

三姑娘一摸，摸着了它的大尾巴，问道：

“老娘，老娘，这是什么呀？”

“你姥姥给了我一绺儿麻，没处儿拿。屁股沟儿里夹着它。”

大姑娘觉得事情不好，便说：

“娘啊，娘啊，我拉屎。”

“炕上拉”

“炕神打我。”

“田下拉。”②

“田神打我。”

“锅台上拉。”

“灶神打我。”

“小老婆子，滚的你娘的院里拉去！”

二姑娘说：

“娘啊，娘啊，我尿泡。”③

“炕上尿。”

“炕神打我。”

“田下尿。”

“田神打我。”

“锅台上尿。”

“灶神打我。”

小老婆子，滚的你娘的院里尿去！”

大姑娘二姑娘到院里便上了一棵大槐树，在树上齐声嚷道：

“东风儿好凉快，西风儿好凉快，婶子大娘打狼来！”

“小毛丫头子，你们嚷什么呢？”大黑狼问。

“没嚷什么，我们说：东风儿好凉快，西风儿好凉快，婶子大娘看娶媳妇儿的来！”

“我也看看。”大黑狼在屋里说。

“来吧！”俩姑娘在树上说。

大黑狼跑到树底下：左上也上不去，右上也上不去。大姑娘说：“外间屋里的墙上有黑油，抹上点儿就上来啦。”大黑狼抹了油，越光溜溜地上不去了。二姑娘说：“门背后有条绳，锅台上有罐，拿去我们拉你上来。”大黑狼把绳拴在罐上，自己蹲在罐里。坐好了，两个姑娘把它拉到半树腰里，一撒手，——树底下有个只把辘轳的井，——一下子把它摔落在井里！三个姑娘连忙把井填平。

过了几天，井口儿上长出来了一棵七个心儿的大白菜。她们不敢吃，恰好过来了一个摇呼唧儿的，她们便叫道：

“呼唧儿哥，呼唧儿哥，挑过担儿来买三绺！呼唧儿担，呼唧儿担，挑过担儿来买丝线！”

她们便把那棵大白菜换了三绺。

摇呼唧儿的挑着担子越走越沉，走到黄河岸上，便放下担子。打开一看，柜子里有七个大姑娘。气得他说：

“难怪越走越沉，原来是你们在里头。——要是七个男子还好呀；我要这些姑娘干么？扔得你们河里去吧，先扔老

大！”老大说：

“爹啊，爹啊，别扔我！揍饭打食都是我。”

“哗！虽说是个姑娘，你倒还有点儿用处。扔老二！”

老二说：

“爹啊！爹啊，别扔我！推碾倒磨都是我。”

“哈！你也有用。那么，扔老三。”

老三说：“爹啊，爹啊，别扔我！揍鞋揍袜都是我。”

“扔老四！”老四说：

“爹啊，爹啊，别扔我！上山打柴都是我。”

.....

摇呼唧儿的扔了一溜遭儿，谁也没有扔掉，个个都有用处。于是乎，他就欢欢喜喜的挑起担儿来，也不嫌沉了，撅吃撅吃地挑回家去。

一进门儿，正见老婆子在锅台上做饭，连忙搁下担子，笑嘻嘻地说道：“喂！老婆子，今儿我可发了财了！”老婆子说：“你发财？——‘发棺材’吧，看看你那脑瓜骨。”“不信？不信现给你看。”老头子说罢打开柜子，从里头跳出来七个大姑娘。老婆子说：“哪儿来的这些美丽的姑娘呀？”

老头子便一五一十地给她说了个遍。老婆子说：“要是七个男子还好呀，——一个人给咱们业个长活。——要这些姑娘干吗？谁养活得起她们哪？”老头子又把她们各人有各人的用处的话告诉她。于是乎，老俩口儿一个欢天喜地、一个喜地欢天；一个乐得不得了，一个乐得了不得！

老头子自从得了七个姑娘之后，便不再去满街摇呼唧儿了。有一天，上西山打柴去，山腰有一棵大树，树下有一个狼窝。老头子在树上每逢砍几下树枝，就把斧子掉下狼窝里